

對於物理系的學生而言，專題固然相當重要。社團亦是大學生活中的重要元素，讓我們來聽聽兩位教授分享他們學生時代的社團經歷。

朱士維教授 嚕啦啦社

朱士維教授大學時雖然就讀於電機系，卻笑稱自己主修的是「嚕啦啦社」。「嚕啦啦社」是個救國團自強活動社團，主要是在山區舉辦體能、求生技巧等的訓練。教授因為高中時，曾經參加過嚕啦啦社所舉辦的「曲冰拓荒活動」，便對於成為嚕啦啦社的服務員懷抱了滿心的憧憬。「曲冰拓荒活動」是個五天四夜的山間健走活動，一路上要背著沉重的背包，從早上八點開始出發，直到晚上八點才能休息，還要自己撿柴升火煮飯，教授說，直到那個時候才知道大拇指還會抽筋。雖然無論是吃、睡，都是非常惡劣的體驗，但在五天的磨練下來，反而會與夥伴們產生深刻的友誼。

而說到大學時最印象深刻的事，便是第一年入社時各種極其艱苦的服務員訓練。一開始是體力的測驗，由北區各地集結而來的四百人要繞著中正紀念堂跑步十圈，有許多人在這個階段就知難而退了。到了元旦時，為了確保服務員能撐過比學員更嚴酷的條件，這些服務員見習生們更要在三天內走完「曲冰拓荒」的路線，每天健行的時間長達十六個小時。活動的第一天，原本還很開心的十點就寢，沒想到凌晨一點就被挖起來，一路走到了天亮，身邊還有人走一走掉到水溝裡面，那時候還只覺得自己等一下也有可能走到水溝裡。這樣艱苦的經驗無論是誰都不想再經驗一次。

經過一連串的試煉，最初的四百人最後篩選出八十人成為了服務員，不但服務員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這些經驗也讓服務員能夠游刃有餘的帶領學員們在山區活動。由此教授體悟到「不難的事情不值得做」，如果只做簡單的事情，你的信心不會提升，能力也被自己的想法給侷限了；但若是能挑戰困難的事，雖然不一定會成功，但最終能力、信心都會有所成長。第二項體悟，是團隊的形成從來不是吃飯聊天可以達到的。唯有共同經過艱苦的體驗，團隊才能夠凝聚為一體，並向同一個目標前進。

至於社團與學業之間的協調，教授自認為自己念書時很會抓概念，所以通常在大考前最後一刻才唸書，拚到及格。像是考碩士班時，就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念完大抄，就去考了。這樣說並不是鼓勵大家不需要認真念書，而是找出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並拚盡全力去做，如此便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了。

陳恆瑜教授 留學英國

陳恆瑜教授在高中時前往英國留學，大學則就讀於劍橋大學他說到，國外大學與台大有很大的差別是在社交方面。國外大學學系內的聯繫並不強烈，他形容學系就只是一個上課的地方，一旦下課，同學就與你很少互動，但學院就相對較為緊密，如同一個被強迫加入的社團一樣，生活、社交都其中，學院裡包含各種不同科系的人，可以讓不同領域的人互相交流。而另外社交的場還有酒吧、社團等，是可以放鬆與交朋友的地方。台灣的社團通常會有目的性，刻意的去舉辦活動或是為達成某個目標而努力，但英國的社團就純粹是個擁有相同興趣的人聚集的社交場合。

陳恆瑜教授認為學校存在的目的並不只是為了教授專業的知識給學生，提供社交的場合也很重要，一個真正的好學校，除了知識外，還會讓學生有更大的機會可以認識很多不同領域、有才能的同學，而通識課也是類似的概念，課堂中你可以認識其他領域的同學，如果有相同的想法，不同領域的人就可以互相交流。

教授認為學校不應該干涉過多，不需要提供一個很制式化的環境，所有的事物都由教授來教導或學校來安排，將學生保護得很好，讓他們遠離所有誘惑。他也說到：最後要走的路自己就會走出來。並非要隨著固定的體制一路順利地走下去，有時去做一些瘋狂的事，人生才會更為完整，而如何去平衡社交與課業，才是真正的問題。